

華盛頓全傳

一
函
八
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PDG

華盛頓傳卷二

第十章華盛頓出守邊境

一千七百五十六年夏，華盛頓奮力治軍，圖靖邊宇，於溫車示打中央，趕造大砲臺一座，名曰蔓頓，以敬蔓頓元戎。蓋聞不日將到故毡里牙也。華盛頓日與諸將士董督工役，增募民壯，分守要隘。秋間偕友人急頓曉并沙巡察各路，洞知民壯漫無紀律，毫不足恃，欲另募一軍，以平野人之亂。招集數日，僅得五人，往他處招募，亦僅得旗長一名，把總一名，士卒七八人。護院議抽調民兵，亦未議允。旋已暮秋，民兵戍期屆滿，往來更換，虛度光陰，民兵糧餉較厚，糜費更繁，而驕怠誇張亦益甚，防軍人數既少，又習於懶惰，畧

無禦侮之心。一日印度人突至營外，俘掠小兒而去，防兵尙未知覺。一砲臺見敵至營外，擄掠婦孺，殺戮人民，亦無一人敢出。華盛頓疲勞萬狀，乃將各情詳致顛屈地，而顛屈地惶惑無主，條理紛然，但含糊答覆而已。華盛頓又力言金巴倫砲臺地非衝要，孤懸別邦，去印度人侵擾之地甚遠，一旦有警，聲氣不通，將來反爲敵有。貽患匪輕，急宜早撤。顛屈地謂金巴倫砲臺乃朝廷所建，以鎮五方雜處之民，應否裁撤，須俟新總督到任定奪。見華盛頓書中有侵己語，怒甚，將華盛頓所陳籌邊事宜及請撤金巴倫砲臺之議，函致律萇頓，囑其嚴申堅守砲臺之令。又言華盛頓藐視大帥，悉調溫車示打及各小砲臺之兵，並屯金巴倫，將華盛頓布置一

律改革，又虛耗餉糈無數，頓屈地。既因邦人舉華盛頓統兵，與已委任參將烟示之意不合，陰啣不平，示葛地示又浸淫讒構，銜怒益深，故極力傾排，欲迫華盛頓辭職。若非溫車示打無故驚惶時，華盛頓捐軀奮義，極力保全，則已爲彼等搖奪矣。華盛頓一切隱忍，惟冀律、蔓頓到日，大加整頓，釐定章程，挽故毡里牙積弊而已。當故毡里牙邊境擾亂時，北方軍事亦延緩失機，攻加拿他之師，人懷憤怨，士無固心。律、蔓頓所將之兵，亦復阻滯。六月二十五日，將軍亞卑琴被兵抵亞兒利班，卽聞安他路及柯示域高砲臺爲法人擾動，而蔓頓援師至。七月二十九日乃到，八月十二日乃派喊鴨將軍由亞兒班利往救柯示域高，英軍議論未定，法將馬

主爹捫襟已據守穩固矣。馬主爹捫襟志趣高廣，不避艱險，智勇沈深，慮事精密，臨機決策，動中機宜，遠出律萆頓等之上。先至求萆吾潘及拭根打碌架，布置周密，卽親率本部及加拿他印度人由失魯倫示渡安他路湖，以大船塞柯示域高河口，運砲登岸，圍攻兩砲臺，守將孖沙力盡被殺，守兵盡降。迨英軍論定，捫襟已凱旋捫地利兒矣。此時律萆頓大軍相隔尙遠，是以北方之師議明年始出，華盛頓見萆頓已入讒言，故毡里牙軍事不問是否，一律改革，舛謬甚多。華盛頓亟欲辨白，聞三月內律萆頓將與南方督撫大會於費爾治尼阿，商定軍務。華盛頓乃上書顛屈地，乞假赴會。顛屈地答以不審汝有何事赴會，所定之策屆期自當曉諭汝。

等知悉，汝如必去，亦聽汝自主，語意甚慢。華盛頓諸友皆疑顛屈地必密譖之。律萇頓矣。會議前一月，華盛頓又上書律萇頓詳述近日軍務，言故毡里牙民勇，弊害甚多，畧無紀律，終必致亂。及華盛頓至費爾治尼阿面謁律萇頓，談論軍事，意見多合。又聞其平日品正行修，才識出衆，愈加引重。陳論軍情，多所采用。惟勸其先攻刀昆利砲臺，與根拿他同時夾擊。現聞其護兵多調往他處，較攻各砲臺爲易。律萇頓不甚謂然，以爲中央及南路各邦，只可保守，不能進取也。華盛頓又請將部下之兵歸入正兵，由朝廷節度。律萇頓許之，而未能卽行。惟撤金巴倫砲臺一條，立卽允從。將故毡里牙兵糧悉運至濶車示打。萇頓砲臺爲大營總會，而以金巴

倫砲臺交馬里倫邦護守，至北邊布置，律萆頓初擬先取侵皮連湖之求萆吾潘砲臺，旋又改議先攻魯爲示卜，以此地在步撈頓島海角，防守甚易，可管領紐英倫漁務，扼其喉咽，且有長圍堡障，直抵亞吉地，最擅形勝也。七月，萆頓率領本部及提督呵兒奔利之兵船十一艘，糧船水兵共六千人，聯兵北下，直趨呵利弗示律。萆頓自謂魯爲示卜已在掌中，不意法國提督杯示爹那摩父已帶桅船十七艘，戰船三艘，先到魯爲示卜嚴密防禦矣。律萆頓到，見難取勝，恐一旦潰敗，有損軍聲，遂忍辱退回紐約。萆頓自魯爲示卜退回，消息甫至，根拿他法將捫襟又攻下左治湖南岸之威林牽利砲臺矣。先是參將捫路統兵五百人，駐守威林砲臺，捫襟

以八千人圍之，捫路堅守不屈。已而大砲次第炸裂，藥彈罄盡，遂力竭而降。捫襟焚盪砲臺，仍回根拿他。此時華盛頓尙在溫車示打，其兵半分往南喀爾勒拿，僅餘七百人，防守三百五十餘里之地。其勢甚孤，迨捫襟擊破柯示域高砲臺，於是五邦之地皆爲法有。賓夕爾勒尼安馬里倫故毡里牙各邊境悉被法人及印度人侵擾。山倫篤大埠倏成曠野矣。華盛頓見年來邊疆軍事當事者動輒掣肘，僅以數百殘兵防禦三百餘里曠地，勞而無功。總督顛屈地又性情偏執，遇事阻撓，以書詆呵，謂其平日恃才傲物，自炫其能，以至辦理舛謬，坐失事機。華盛頓因之益加抑塞，憂憤成疾，兼以在軍過勞，寒暑相撼，遂患瀉痢發熱之症，然猶極力奉公，不

肯稍懈，及至病狀沈篤，其友篤墮忌力勸其暫行辭官養病，乃回茂吾威倫，而顛屈地亦任滿，於一千七百五十八年春受代回倫敦矣。

第十一章師攻法人 華盛頓成婚

華盛頓患病數月，已決意辭官，已而身體漸痊，雄心復起，欲竟其平日奮武之心，四月仍往葛頓砲臺接統軍事，是時英廷簡佛蘭些示夫圭代顛屈地之任，未到以前，由議院長專被利牙署理，華盛頓有友在其幕中，力爲推挽，局勢稍變，英國朝廷近擢威林必爲樞密大臣，議欲大舉一雪近日亞美利加敗衄之辱，以葛頓日久無功，調回倫敦，簡亞卑琴承被接統軍事，分軍爲三，都統奄靴

示地統一軍，與波示加雲之兵船攻魯爲示卜及被列頓海島，亞卑琴祿被自統一軍，攻侵皮連湖之拭根打碌架，及求蔓吾潘，總兵科鴨示統第三隊及中南兩路鄉兵爲一軍，攻刀昆利砲臺，各邦鄉兵均照正兵規模，器帳糧餉，由國家支給，惟號衣由各邦自備，英君主復令議院籌畫補給其價，其各邦將領，由督撫委任者，按照接事日期，計資擢用，參將以下將弁，與朝廷簡用將弁一體平行，悉如威林必公爵所議，解釋前怨，華盛頓見平日欲行之事，今皆舉行，因決意久於其職，現隸科鴨示將軍部下，言聽計從，得行其志，又深知畢辣篤之敗，皆由不用華盛頓規諫之過，華盛頓現仍爲故毡里牙鄉軍統將，議院議增兵兩旗，每旗千人，一由華

盛頓統領一由參將跋壓統領統歸科鴨示節制同攻刀昆利砲臺都統奄靴示偕守將烏兒父率二千人於五月由呵利弗示乘提督波示加雲兵船往攻魯爲示卜及被列頓海角小島六月初二日抵急巴路灣去魯爲示卜七里風濤大作連日不息六月八日烏兒父屈摩龔倫示分領三營舢舨板小艇破波鼓柁而進敵軍彈丸雨注水淺舟閣烏兒父引兵泅水直薄砲臺敵兵敗走克之烏兒父隊中有挨利示人兒列捷猛金利者年二十一臨陣果勇烏兒父擢爲旗長率諸軍乘勝進攻魯爲示卜時風尙狂猛進兵甚緩法將詩花利牙道魯哥守魯爲示卜力戰良久船舶多爲我軍焚獲大砲炸裂勢窮力竭居人遂迫令出降亞卑琴祿被之

軍於七月初率正兵七千人，鄉兵九千人，屯紮左治湖，先令專臣部將挨示利兒正林探確敵情，於七月五日，麾兵乘魚舟快艇，進攻拭根打碌架，有少年酋官，敵者甚有人望，引中路前鋒，由侵皮連湖峽口登岸，分兵爲三列陣而進，大敗法軍，敵亦陣沒，軍無所統，士氣稍挫，亞卑琴祿被乃退回峽口，分兵占據鋸廠離砲臺兩里而營，法將捫襟堅據保障，斫伐大樹，塞其前面，亞卑琴祿被輕之，抗排衆議，抵死鏖戰，約四點鐘，士卒傷亡過半，乃退回峽口埔頭，由是士氣大阻，人人失色，亞卑琴祿被不得已，乃退過湖南，築砲臺以自固，別遣參將拔辣示地列分統一軍攻安他路，湖南之科倫顛力砲臺克之，獨總將科鴨示之軍，尙逗遛費爾治尼阿未

進而參將保骨統前鋒正兵，亦尙留賓夕爾勒尼安之兒利示當招集兵士，募得賓夕爾勒尼安人三千名，南喀爾勒拿人一千二百五十名，及各處雜兵數百人。時華盛頓方在溫車示打收集散兵，應募者或來自二百里外，合以故毡里牙兵，計有一千九百人，別有印度人投効者七百名，亦收入麾下，連日悉心訓練，軍勢稍振。惟軍器營帳，無所取給，華盛頓屢陳困乏，終無人接濟。科鴨示之總理軍需官，專失其利牙，乃令其赴威林示卜籌辦。華盛頓卽單騎而往，僅帶畢辣篤將軍舊僕卑示治一人隨行，至紐約河分流之巴吾蒙忌渡口，遇舊友侵卑連以，素喜欵接，故毡里牙賓客挽華盛頓至其家一宿。華盛頓重違其意，勉止一宵，適遇青年寡

婦專丹地列治之女孖地加示地示夫人在座爲邦內世家其夫專北加地示已故三年僅遺一子一女饒於資財其人體貌娟秀容止端莊氣色和雅眼髮黑棕色南國之佳人也華盛頓一見心動筵散後魂夢如痴留戀不忍去卑示治恐誤軍事屢秣馬促裝而華盛頓情不自持頓忘公事次早赴威林示卜幸加地示夫人住居亦在紐堅府內去城甚近公餘可常往晤訪華盛頓旋奉調回溫車示打恐姻事不定復蹈非立示之失卽各矢誓約攻克刀昆利後完娶華盛頓回至溫車示打見兵士因修路日久頗生怨心漸至滋擾生事印度人亦時出劫掠忽接將令調赴金巴倫砲臺乃稍甯靜華盛頓七月初二日至金巴倫又興工開路由此至

兒利示當參將保骨大營，尙三十里。時營中兵士未有號衣，皆服印度人射獵輕服。偕都司魯爲示領軍赴保骨大營，中途爲印度人劫掠，被戮車夫一名。華盛頓令車碌基示黨擊之。保骨遂於各黨中揀派頭目一名，引正兵一隊同往。華盛頓雖未便諫阻，然深恐保骨以大隊突入敵境，什物繁重，敵人知覺，或并力於刀昆利砲臺，難以取勝也。華盛頓視此情形，不欲廁身戰事，適聞父列打力府民議院現在溫車示打選舉議員，因詐言諸舊友敦促赴會，欲暫假歸應選。保骨許之。而華盛頓又恐久曠本職，致失資望，時應選諸人只三人可以入選，而華盛頓在溫車示打已三年，勞績獨著，尤爲衆人所屬望，遂得選舉。七月二十一日，接到露布，聞奄

靴示將軍及波示加雲提督已獲大勝，華盛頓頓起奮心，深以同
事諸軍無功爲愧，聞主帥將發輕兵先行，因求保骨派已率故毡
里牙舊部爲前鋒，已而聞此次行師，不由畢辣篤出師舊路，須由
賓夕爾勒尼安之中兒利示當新開一道，趨刀昆利砲臺，卽北方
通商小道，華盛頓亟致書言其不便，而諸將皆以前時由此道敗
軍，且山路崎嶇，咸有懼意，賓夕爾勒尼安商人亦亟望開此新路，
極言此道之便，較捷五十里，遂發工人一千六百名興修，華盛頓
之議遂阻，九月初一日，華盛頓在金巴倫砲臺，兵士均因修路疲
憊，旋接將軍科鴨示檄，命率部兵至兒利示當會軍，華盛頓以科
鴨示將軍相待優渥，言聽計從，亦甚願往，至九月中，大軍畢集，路

僅開至雷牙兒慳蘭之魯利山，方四十五里，參將保骨領工人二千名，在此設一軍站，去刀昆利尚五十餘里，派都司架蘭領蘇格蘭兵及魯爲示所統華盛頓故毡里牙舊部，共八百名，深入敵境，華盛頓勸阻之，架蘭自誇膽畧，不聽，果遇伏大敗，如畢辣篤故轍，賴旗長保列率故毡里牙兵五十人，押獲行李輜重殿後，不至全沒，魯爲示與架蘭皆被虜，華盛頓在兒利示當聞報，大爲懊喪，科鴨示嘉故毡里牙人與保列之功，大加獎慰，未久，擢爲都司，於是邊疆兵事復推重鄉兵矣，華盛頓自統一軍，其舊部撥爲中軍前鋒，至十一月五日，諸軍集於雷牙兒慳蘭，時已屆冬令，路尚有五十餘里未竣工，華盛頓又言恐太遲，不能取勝，因集議進止，咸謂